试图对人类的未来预言，或许是从人类社会出现之日起便兴起且从未消散的风潮。无论是前文字时代的巫术祭司，古典希腊德尔斐的神谕，抑或是基督教不断修改日期的耶稣重新降临人世的末世预言，有历史记载以降，愈是涵义清晰、态度明确的语言无不被证明为谬误，倒是那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之语反可被后人附会为一语言中，只是免不了被人讥讽为风吹两头倒。

如果说历史也有科学的话，那么至少要符合科学的基本要求，其做出的预测当被未来之经验佐证，当结果与设想出现了颇为严重之偏差时，纵是不全然抛弃旧有之理论，亦是不得不将其看作科学的胚胎学，非得经大量之修订不可。不过有些观点的恒久性则或许也超越作者的本意，在《共产党宣言》中，如此写道“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权之后，总是力图把已经获得得生活地位巩固起来，使全社会都服从那保障它们的占有方式的条件”，“过去”已不仅是19世纪的过去，亦是21世纪的过去。

请读者原谅先前那似乎也是语义不明，佶屈聱牙之语，因为出于可以体会之理由，这样的行文风格将贯穿全篇。概也因笔者或许是不太明智地坚持孟子“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的告诫。本文写的是一个幽灵，或者说是一个历史的幻影，幻影的原型从未在大地上显现，仿佛柏拉图的完美的、属于天国的几何，只有残缺的投影照映在人间。思想的迷雾时刻笼罩在笔者的头顶，这当然不是笔者的自寻，但亦不可为笔者所忽视，“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穿越迷雾之责任，当在所有有识之士之肩。烦扰后来者海涵身处迷雾之中的笔者之陋见。

1. 历史的悖论

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谈及的关于历史规律的观点的历史基础，即后来被命名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所依托的过往历史，似乎与作者试图依此做出的对未来的预测自相抵触。我们先不妨暂时假定其中的一个前提为真，即所有的历史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奴隶社会是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的斗争，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斗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了。但不知是作者有意忽视，异或是未曾特别与自己的论述联系在一起，以下悖论未曾被作者提及。纵然是在作者的观念里，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斗争的最后，并不是奴隶或奴隶主完全掌握所有，而是出现了封建地主和农民才将过去的奴隶社会结束；封建社会的消亡，也不是依托农民阶级的全面夺权甚或是地主的自觉，而是出现全新的既不属于农民亦不是地主的资产阶级方将社会带入了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中。

如果根据以上“事实”基础继续往下做推理的话，似乎怎么也无法得出作者所分析的那种结论，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令后来之读者百思不得其解之难题，一个试图做到自洽的体系从早初的推理过程便出现了不能为人所信服之步骤，无怪乎一代代自诩为真正的继承者的后人们的添删增改。

1. 历史的不同走向

这里只略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这里也只谈论作者在写作时所直接考察的对象，即包括英国、德国在内的西欧诸国。

作者在文中的资产者与无产者一小节有以下之论述“但是，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段的经济学基础，或许是《资本论》中关于被雇佣者只能获得满足其生存的最低的工资，因此愈发贫穷，无产者的队伍也愈发庞大；而资本家却由于不断的剥削剩余价值，则变得愈发富有，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差距愈发巨大，矛盾也将变得不可调和。

但现实的逻辑并不如此展开，正是在马克思的故国，俾斯麦使德国拥有了近代史上最早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最早的劳工立法；获得了普选权的英国工人在议会中的代理人为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保障。以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观点，包括最低工资法、工会、效率工资理论在内的因素已使工人的工资远远超过了19世纪中叶下仅仅能够满足最基本温饱的水平；而商品利润的来源，也不像《资本论》中所认为的仅来自于对工人的劳动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恰恰是在《共产党宣言》诞生的地方，历史的走向背离了思想家的构想。

1. 不同的幻影

彼得·辛格曾写道“他的思想改变了历史和社会学的研究，并深刻影响了哲学、文学和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当然是不错的，在马克思所诞生的西方世界，身为社会学家、资本主义批评者、平等自由哲学理念倡导者的马克思仍在思想界与时俱进，不断焕发着新的生机。当然由于历史现实的发展，如今的社会状况已与马克思所直接观察的时代截然不同，反而若是哪个现代的社会还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存在着那种程度的社会差距与不公，不禁要令人反思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正像弗洛伊德的的心理学理论在批判中被后来者所继承，马克思的理论也被实证的经验所修正，但他们思想的光辉之处仍被流传，成为人类所共有的精神财富。

不无可叹的是，人们常常会陷入到自己所批判的对象所身处的境地之中，被讥讽为“精神的鸦片”的宗教的末世预言在某种考量下竟与自诩为科学的推论似乎是殊途同归，一切终是夫子自道。只可惜预测者无法看见听信其言之人做出的种种，和后人所吞下的苦果。但重担毕竟已不属于前人，在五四时期，时兴的口号是“砸烂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看来“孔夫子”只怕是不止一个。